

梅瑟——哀怨與轉禱者的典範

戎利娜¹

本文描述梅瑟生命中重要的天人經歷，怎樣一步步深入上主的內在，挖掘上主的仁愛慈悲，帶領以色列轉身回到上主那裡。他履行了天人中介的使命，是上主忠實的反對者，也是聖經中轉禱者的典範。他無私無我，顧念的是上主與以色列雙方的福祉；他也是哀怨者的楷模，拒絕沉默地生活在痛苦被棄的狀態。

前 言

猶太傳統稱梅瑟為「我們的導師」（Moses our Rabbi）。聖經敘述中所展現的梅瑟，一生經歷堪稱傳奇。梅瑟出生在一個以色列民族暗無天日的年代。依照聖經的描述，他們已經在埃及相當長的時間（參創十五 13、16；出十二 40；迦三 17），不僅被壓迫、受奴役（出一 12~14），還要面對種族被滅絕的威脅，男孩一出生就要被殺死（出一 15~22）。梅瑟在母親、姐姐、接生婆和法郎的公主的共同努力下活了下來；被法郎的公主收養、生母奶大。成年後的梅瑟依照聖經的描述，甘願選擇與自己受難的希伯來同胞同甘共苦（出二 11~12）。梅瑟接受了埃及最好的教育，並有

¹ 本文作者：戎利娜修女，美國天主教大學聖經釋經學博士，專研舊約聖經，特別是智慧文學和哀怨傳統，如《約伯傳》、《哀歌》、《聖詠》之哀怨傳統等。

一顆正直的心，願意為自己的同胞尋求正義；然而，他的同胞卻不接納他，質疑他有任何評判的權利（出二 13~14）。

梅瑟殺死了一個毆打自己同胞的埃及人，被法郎知道後，就逃跑了（出二 15），逃到了米德楊地。此時的梅瑟，根據猶太傳統，已經四十歲（參：宗七 17~43）。梅瑟在米德楊結婚生子，為他的岳父放羊，嘗試著安居下來（出二 16~22）。梅瑟生命的又一個四十年就這樣過去了。然而，就在這個當下，上主在焚而不毀的荊棘叢中顯現給他，要他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。拯救自己的同胞於水火或許是梅瑟年輕時的願望，但今非昔比，此刻的他有不少焦慮忐忑。他聽到上主的召叫後，連續拒絕了上主五次（出三 11~12、13，四 1、10、13）。在這點上，聖經中的其他蒙召者都無法與梅瑟匹敵²。最後，上主發怒了（出三 14），梅瑟才起身回埃及。

在回埃及的路上，聖經有幾節相當詭異的敘述，談及上主沒有任何原因要殺梅瑟，同樣奇怪的是梅瑟被救的方法——他的妻子漆潑辣用兒子的包皮救了他（出四 24~26）³。這裡的敘述與

² 聖經中的蒙召者聽到上主召叫後一般都會拒絕，這是蒙召敘述固定格式的一部分。蒙召敘述的固定格式為：第一，蒙召者被授予一個使命；第二，蒙召者提出困難；第三，上主許諾解除困難；第四，一個標記證明明確是上主授予使命（參：民六 14~21 吉德紅的蒙召；耶一 5~10；路一 28~39 聖母領報……等）。

³ 出四 24~26 是《出谷紀》中最難解的段落。它與上下文沒有明顯的聯繫，一種傳統的解釋是這幾節用來說明割禮的必要性。然而如果從上下文的角度來看，這裡強調的是上主的神聖，超越所有的解釋。參：Walter Brueggemann, "The Book of Exodus:

雅各伯回鄉在培奴耳所見神視有些類似（創卅二 22~32）。或許最好的解釋是梅瑟在踏上回埃及的旅程，完全投身於使命之前，要先經歷生死，並將之置之度外。

梅瑟返回了埃及。帶領以色列人民離開埃及絕非易事。法郎自是百般阻撓，放走一群免費的勞工是哪一個當權者都不會願意的。以色列人民同樣不理解上主要給他們的自由為何物，一有困難，就怨聲載道（參：出五 20~21）。但上主為以色列子民有更長遠、更好的計畫，十個奇蹟，十大標記，顯示了上主的確是上主，一位一定要解救痛苦哀號的奴隸的上主。以色列人終於在水中的乾地上走過紅海，經歷了上主的再創造（出十四 15~22）⁴。他們終於將埃及留在了身後，向著上主的山——西乃山，也被稱作曷勒布山——進發。

以色列人與上主在西乃山訂立盟約，信誓旦旦：「凡上主所吩咐的，我們全要做，[我們全要聽]」（出十九 8，廿四 3、7）⁵。

Introduction, Commentary, and Reflections”, in *The New Interpreter's Bible*, Vol. I (Nashville: Abingdon Press, 1994), pp.718~719.

⁴ 聖經的創造理念並非無中生有，而是從混亂中理出秩序；參：禰浩榮，《聖經中的希伯來人》（香港：天道書樓，2012），47頁。在《創世紀》第一章的描述中，上主創造之初，大地混沌空虛，「深淵」和「水」都是混亂的象徵，上主分開了晝與夜、穹蒼之上的水與穹蒼之下的水，並使天下的水聚集到一處，使旱地出現（創一 1~10）。當以色列過紅海（出十五 15~22）和約旦河時（蘇三 14~17），都提到上主使水分開，以色列人從水中的乾地上走過。這是以色列被上主再創造的過程。

⁵ 依照思高聖經對出廿四 7 的翻譯，「聽從」在「奉行」之前；但在希伯來原文中，「做」在「聽」之前。所以以色列子民回應上

然而，他們的誓言餘音尚存，梅瑟在山上還沒有下來，以色列人就拜起了金牛犢，圍著它坐下吃喝、起來玩樂（出卅二 1~6）。這直接違背了上主訓示的十句話之首：「我是上主你的天主……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。不可為你製造任何彷彿天上、或地上、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」（出廿 2~4）。金牛事件徹底損害了以色列人與上主的關係；以色列作為天主的選民能否存在下去，成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。

金牛事件中梅瑟的角色至關重要。首先，他明確指出帶領以色列民族離開埃及的是上主自己，並力勸上主息怒，撤銷要加於以色列的災禍，上主真的如此做了（出卅二 11~14）。之後，他代以色列百姓向上主贖罪，請求上主赦免以色列的罪惡，不然自己寧願從上主所記錄的冊子上被抹去（出卅二 30~35）。第三，上主告訴梅瑟說，祂將不與以色列同行，因為祂害怕自己因為他們的執拗，而在路上消滅他們（出卅三 1~6）。梅瑟就在營外搭了帳幕，進去與上主面對面地談話（出卅三 7~11）。在這談話的過程中，上主答應梅瑟與以色列子民同行，使以色列獲得安所（出卅三 14）。

金牛事件導致的危機到這裡可以算是緩解了，但梅瑟並未就此停下，繼續向上主請求把「榮耀」顯示給他（出卅三 18）。上主在梅瑟面前經過，使梅瑟看見祂的背後（出卅三 19~23）。上

主的這三句話在原文中是這樣的：「凡上主所吩咐的一切，我們都要做」（出十九 8，廿四 3）；「凡上主所吩咐的一切，我們都要做，我們都要聽」（出廿四 7）。

主要梅瑟重新鑿出兩塊石版，上到西乃山，上主喊出自己的十三個屬性（the thirteen attributes of God，出卅四 6~7），這是希伯來聖經中關於盟約上主的最重要與詳盡的描述。梅瑟再次祈求上主與以色列同行，赦免他們的罪惡，並視他們為自己的產業（出卅四 8~9）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梅瑟越來越完全地與犯罪的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。

甘願與犯罪的人民站在一起，讓梅瑟不愧被視為以色列的先知——天人中介的楷模（申十八 15~18）。金牛事件也成為聖經讀者瞭解梅瑟這一中介角色的關鍵。從此，梅瑟也真正成為以色列人的領導者，因為梅瑟甘願與以色列人民一起承擔罪惡的後果。為了讓天主保證與以色列人民同行，梅瑟緊抓著天主來反對天主（holding God against God）⁶。梅瑟因此進入上主的「潛意識」，在上主表面的震怒與懲罰中，肯定並挖掘出上主的寬恕、仁愛與慈悲。在這一層面，梅瑟成為希伯來聖經中哀怨者與轉禱者的楷模。

本文藉關注梅瑟生命經歷中幾個關鍵的時刻，來探討梅瑟如何徹底履行了天人中介的職責，並藉此看其哀怨者的身分：

第一，梅瑟發現焚而不毀的荊棘叢時，轉過頭去看；哀怨者雖處於長期的迷茫，感受不到上主的臨在，但依然願意探索並發現天人關係的新層面，更深入上主的內在。

第二，金牛事件後，梅瑟請求上主撤銷要加於百姓的災禍，

⁶ 參：Samuel E. Balentine, *Prayer in the Hebrew Bible: the Drama of Divine-Human Dialogue* (Minneapolis: Fortress Press, 1993), p.146.

上主也的確撤銷了；哀怨者相信災禍與苦難無論多麼長久都是暫時的，上主的意願從來都不是懲罰，而是更新。

第三，梅瑟以自身做擔保，與犯罪的以色列人站在一起，請求上主寬恕以色列人的罪惡。痛苦也常常把哀怨者與天下受苦者連接在一起。

第四，梅瑟作為天主忠實的反對者，緊抓著天主反抗天主，持守了天人中介的角色⁷。同樣，哀怨者之所以反抗天主，是因為不願被現狀所困，並信賴上主的正義、慈悲與仁愛。

一、梅瑟在焚而不毀的荊棘叢與上主相遇

(一) 梅瑟生命中的三個四十年

梅瑟的一生，根據宗七 17-45 的描述，以四十年為界，分為三個階段。在第一個階段中，梅瑟同時受到埃及和希伯來教育，為他後來的使命作準備。梅瑟受到埃及最好的教育，獲得埃及最高的智慧。馬蒂尼樞機稱這第一時期為「方法時期」；他稱第二個時期為「大方與失敗」或「努力與徒然」⁸。梅瑟胸懷大志，想做好事，成大業。他本可以享受埃及的優越生活，卻選擇和自己受苦的人民一起，並且希望他們同心協力，獲得自

⁷ 語出 Yochanan Muffs，他認為真正的先知，其至關重要的角色就是成為上主的忠實反對者；參：Avivah Gottlieb Zornberg, *The Particulars of Rapture: Reflections on Exodus* (New York: Image / Doubleday, 2001), p.434.

⁸ 參：馬蒂尼樞機著，孫靜潛譯，《從梅瑟到耶穌》（臺北：上智，1994），15~18 頁。

由。他富有正義感，爲了自己的同胞殺死了一個埃及人，也希望自己的同胞不要彼此欺凌（出二 11~15）。正如馬蒂尼樞機所說：「他不是爲毀滅性的正義而鬥爭，而是爲建設而努力」⁹。但這一階段總有一個「但是」……但是這只是一個計畫，一個想法。梅瑟對自己同胞的狀況並沒有深入的瞭解，他自己的人民也不接受他。他在自己的弟兄面前失敗了，逃跑了，因爲他害怕了。勇敢而富正義感的梅瑟非常恐懼，他對自己也失敗了。他成了流落他鄉的人，在米德楊地做客，在那裡生了兩個兒子（宗七 29，出三 22 只提到生了一個兒子）。馬蒂尼樞機解釋說，梅瑟可能覺得自己的夢想都已幻滅，他願意爲自己找一個安樂窩，忘掉過去的痛苦經驗¹⁰。

Elie Wiesel 指出梅瑟逃離的真正原因，可能是他對自己同胞的失望¹¹。他們已經習慣了奴隸的生活，習慣了忍受痛苦，習慣了屈服。梅瑟殺死埃及人事情的洩露，很可能就是被他解救的那個猶太人幹的，因爲當時再沒有其他人在場。爲梅瑟而言，最痛苦的莫過於看到自己的同胞醜陋而真實的一面，他們無法克服內部的分歧而團結起來，偏執而自私。梅瑟可能覺得他們不值得自己去拯救。他對自己的同胞不再抱有任何幻想。他逃跑了，逃離他們，也在逃離自己。

⁹ 同上，16 頁。

¹⁰ 同上，18 頁。

¹¹ 參：Elie Wiesel，《神的使者：聖經故事中的人物與傳奇》（臺北：究竟，2000），201~205 頁。

梅瑟在曠野裡四十年的時間，聖經對這四十年只是一帶而過，沒有什麼描述。但毫無疑問，這是梅瑟生命中的重要轉捩點。梅瑟前後的生活有著天壤之別。梅瑟如何度過了他生命中這整整四十年呢？終日以羊群為伴，在曠野中往來游走，梅瑟只能與天地對談，他肯定思考很多；夜晚仰望星空，他或許有很多不眠夜。他思考最多的會是什麼呢？他真能忘記自己在埃及受苦的同胞嗎？隨著時光的流逝，梅瑟的心真的安定下來了嗎？他能將自己為同胞做點什麼的想法完全擱置一旁嗎？歲月已將梅瑟的稜角慢慢磨平，還是讓他更加敏銳了呢？

上主突然闖入梅瑟的生活，標誌著他生命中第三個階段的開始。從梅瑟看到焚而不毀的荊棘叢，很震驚，要過去看個究竟來看，他的內心更加敏銳了。他沒有因為自己的經歷變得麻木不仁，也沒有選擇離開，他要看看。馬蒂尼樞機在談到梅瑟為什麼沒有去經商或旅行，而偏偏遁入曠野時，引用聖額我略的說法，梅瑟選擇了隱居¹²。在隱居的過程中，梅瑟讓所有的幻想、痛苦、失望、挫敗感都浮現到水面，並選擇去正視它們。

Maureena Fritz 指出曠野四十年的牧羊，讓梅瑟瞭解了曠野季節的變化，讓他熟悉了寧靜，學會分辨寧靜中浮現出的各種聲音——來自周圍的環境，也來自他自己。他不僅要給羊群找到水泉，也學會從自己深處的活泉得到滋養¹³。梅瑟意識到自

¹² 馬蒂尼樞機，《從梅瑟到耶穌》，19~22 頁。

¹³ Maureena Fritz, *The Exodus Experience: Praying with the Hebrew Scriptures* (Winona, MN: Saint Mary's Press, 1989), pp.35~36.

己之前行爲的出發點，是相當自我中心的——他爲了自己的抱負和光榮，把以色列人民當成了自己的產業。四十年的曠野隱居生活，讓梅瑟懂得了「天主在他生命中有主動力」¹⁴。梅瑟瞭解了，不是他對天主有興趣，是天主對他有興趣；不是他同情人民的遭遇，是天主同情，並把這樣的同情放在他心裡。如果說梅瑟在尋找天主，那麼天主更在尋找梅瑟，他們在焚而不毀的荊棘叢中相遇了。梅瑟的使命此刻才真正開始。

（二）梅瑟「轉過去看」

梅瑟遠遠看見焚而不毀的荊棘叢，心裡說：「我要轉過去看看這個非凡的景象」（I must turn aside and look at this great sight [Exo 3:3 NRS]）。Avivah G. Zornberg 指出，猶太傳統認爲梅瑟被上主召叫，正是因爲他轉過來看荊棘爲什麼焚而不毀¹⁵。「轉過來看」或「去轉一圈，好好看看」是這裡的關鍵。根據米德拉市的一種解釋，梅瑟伸長了脖子去看（craned his neck to see）。梅瑟的轉身來看是有意扭轉頸項，是費力去看，自找麻煩來看，這是考慮後的慎重動作，與形容以色列人民執拗的「脖子僵硬」形成對照（參：出卅二 9，卅三 3、5，卅四 9；申九 6、13）。經師 Simeon 認爲，正是因爲梅瑟的扭轉，帶著驚詫與問題把臉轉向天主，他才聽到天主的聲音¹⁶。

¹⁴ 馬蒂尼樞機，《從梅瑟到耶穌》，22 頁。

¹⁵ Zornberg, *The Particulars of Rapture*, p.79.

¹⁶ 同上，80 頁。

首先，梅瑟感到好奇，他發問，等待答覆。馬蒂尼樞機稱這是人類的第一個動作，是世界上人類靈性動作的開始。梅瑟無條件地願意認識、瞭解：

「梅瑟是被領回到人類最初的根源，而置於天主奧蹟之前。在他身上顯示出那個無條件的知的願望，這就是人類所有一切的根源。梅瑟願意知道，為此他要努力：他要捨棄平原的舒服，不再坐在帳篷的陰涼下，而開始辛苦的上山，捨棄羊群，為能到達那裡，好能知道。這個知道使梅瑟五內俱焚，但不是痛苦難熬，而是精煉得非常簡單而自由。梅瑟不是去山上尋找新的個人成功，他去是他願意知道究竟怎麼回事，他願意面對事實與真理。¹⁷」

「願意面對事實與真理」讓梅瑟放開自己的顧慮，離開自己的舒適區，去探索、去瞭解。這也同時表明梅瑟準備好向未知開放。

第二，梅瑟有「扭轉 / 轉身」的能力。四十年的曠野隱居生活不僅沒有讓梅瑟退縮，反而使他的感官更加敏銳，內心更加柔軟。本篤十六曾將信仰描述為一種「回視」，只有那回轉的人才能接受信仰。也就是說，一個人只有將目光從可見的事物轉向不可見的天主，關注的方向從可見事物的自然重心有意轉變，導向不可見的，才能接受信仰¹⁸。正是因為梅瑟轉過身來觀看，上主才兩次呼喚他「梅瑟！梅瑟！」（出三 4）上主告訴梅

¹⁷ 馬蒂尼樞機，《從梅瑟到耶穌》，27 頁。

¹⁸ Joseph Ratzinger，《基督教導論》（上海：三聯，2002），14 頁。

瑟荒涼貧瘠、盜匪出沒的曠野是聖地，並讓他把鞋脫下。馬蒂尼樞機將此解釋為梅瑟要赤腳在石子上走路，搖晃著、不確定地去接近上主¹⁹。當梅瑟如此做的時候，上主給予他使命。

（三）梅瑟五次拒絕上主

上主不僅看見了以色列子民的痛苦，聽見了他們的哀號，注意到他們的痛苦，而且更重要的，上主決定下去拯救他們，帶領他們離開為奴的埃及，到達流奶流蜜的許地（出三 7~8）。上主決定派遣梅瑟，但梅瑟拒絕上主五次。Brevard Childs 指出，梅瑟每次拒絕都指向一個過去的現實，但每次上主都把他推向一個新的未來²⁰。第一次，梅瑟說「我是誰，竟敢去見法郎……」，梅瑟實在覺得自己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。上主說：「我必與你同在」（出三 11~12），梅瑟不會單獨前往，上主會與他同行。

第二次，梅瑟問「你是誰，讓我可以轉告以色列子民呢？」這是一個更為實質性的問題。帶領以色列子民離開埃及，無論為梅瑟或以色列人民，都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，梅瑟需要從天主那裡獲得明確的保證。他們需要知道上主個人的名字。上主的回答是：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我要成為的那一位」（I am who I am ;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; I am who I will be）。上主並沒有真正啓示自

¹⁹ 馬蒂尼樞機，《從梅瑟到耶穌》，32 頁。

²⁰ Brevard S. Childs, *The Book of Exodus: A Critical, Theological Commentary*, OTL (Philadelphia: Westminster, 1974), p.72 ; Brueggemann, "The Book of Exodus", pp.713~717.

己的名字，因為祂是不能用任何名字或概念傳達出來的。「I am or I will be」表達的是上主的能力、信實和臨在（出三 13~14）。上主是動態的，祂的「是或存在」（Being）根據人對祂的回應而不同。上主的名字，可以根據 Fritz 的解讀為「我為你是誰，將取決於你對我的回應」（I will be for you who I will be according to your response to me）²¹。同時，上主是誰建基在過去的經驗上，祂就是以色列人民已經認識的祖先的天主；上主也導向未來，祂要通過帶領以色列人民離開埃及進一步展現自己是誰。梅瑟只有投身於上主為以色列人民設計的未來，才能瞭解上主是誰。

第三次，梅瑟指出以色列人必然不會相信他，也不會聽他的話（出四 1~9）。Brueggemann 指出，梅瑟明確拒絕上主給出的保證，帶領以色列人民離開埃及這具很高危險性的使命，導致梅瑟很深的焦慮。梅瑟不滿足口頭的保證，上主就給他行奇蹟的能力，可將尼羅河的水變為血，這些都將提升梅瑟的可信度。

第四次，梅瑟指出自己並不是一個有口才的人。上主的回應顯示上主因梅瑟沒完沒了的拒絕，已經開始失去耐心（出四 10~12）。梅瑟並不是自主的，他是上主派遣的，賜人口舌的上主會把語言放在梅瑟的口中，梅瑟無需掛慮。

第五次，無論上主如何試圖說服梅瑟，梅瑟繼續拒絕，看似不為所動（出四 13）。這次，上主憤怒了，或許已經被梅瑟弄得筋疲力竭，但上主同意梅瑟的要求，派遣有口才的亞郎陪伴

²¹ Fritz, *The Exodus Experience*, p.40.

梅瑟。在整個過程中，上主認真對待了梅瑟的拒絕。

Brueggemann 指出，梅瑟之所以五次拒絕上主，是因為他對上主給予的使命與其隱含的危險有相對正確的認知：上主對以色列人民自由的許諾，會直接危及梅瑟的生命。他拒絕將其大事化小，單純相信這個使命是安全的²²。梅瑟的拒絕可以說都是相對合理的，但聖經敘述並沒有把焦點放在梅瑟拒絕的合理性與否，而是更有力地強調上主的意願，這樣，梅瑟的拒絕就成為不可接受的。梅瑟認為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，上主並沒有給他更大的能力，而是許諾自己的臨在與支持。

梅瑟返回埃及，雖遇各種阻礙，但終於成功帶領以色列人民離開埃及，並在西乃與上主訂立盟約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梅瑟很可能體會到的，是上主的支持與人民的反叛。《出谷紀》十五章梅瑟的凱旋歌，關注的就是「我」與「上主」的關係，梅瑟看似比較容易與上主溝通，與以色列人民的關係卻總陷於困境。然而，在金牛事件中，梅瑟成為真正的轉禱者與哀怨者。他更多與人民站在一起，要求上主改變要毀滅以色列的計畫，並繼續陪伴他們，而上主也確實按照梅瑟所要求的做了。

二、金牛事件中梅瑟有力的哀怨與轉禱

在《出谷紀》的整體結構中，金牛事件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。《出谷紀》的結構相當清晰，分為主要的三大部分：

第一部分，出一～十八章，記述上主如何召叫了梅瑟，帶

²² Brueggemann, "The Book of Exodus", p.719.

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，來到曠野。

第二部分，出十九～廿四章，是上主與以色列人訂立盟約，這部分由首尾相應的訂立盟約儀式（出十九 1~9，廿四 1~8）、上主訓示的十句話（出十九章）和盟約法（出廿一～廿三章）所構成；這部分的最後一節，出廿四 18，梅瑟上到山上，在那裡停留了四十天四十夜。

第三部分以「上主訓示梅瑟說」開始，直到《出谷紀》的最後，「上主的榮耀充滿了帳棚」（出四十 34~35）。帳棚在希伯來原文中是 *מִשְׁכָּן*，詞根的意思是「居住」，所以常被譯為“dwelling place”或“tabernacle”。這部分談關於敬禮上主禮儀的一切規定（出廿五～卅一）、上主命令建造會幕和帳棚 / 帳幕與命令的執行（出卅五～四十）。但是，正如 Brueggemann 所指出的：金牛事件打破了上主發出命令和以色列履行命令之間的自然聯繫。Brueggemann 認為，「這種聯繫的打破很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、有目的的神學佈局：上主為以色列設置了一個世界，但以色列總是要打破它」²³。正如天主最初把人安置在樂園裡，人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打破它一樣。

（一）金牛事件與西乃盟約的聯繫：反叛與忠信

反叛總是忠信的對立面嗎？我們能夠把反叛與忠信清晰地分別開來嗎？上主在西乃對梅瑟的訓示還在進行中，以色列人還沒有真正開始行動，金牛事件就已經出現了。信誓旦旦的話

²³ 同上，927 頁。

語言猶在耳，以色列人已經造了一個金牛犢，並把它當做領他們離開埃及的天主祭獻朝拜。因為那帶領他們離開埃及的看得見的梅瑟不見了（出卅二 1、23），他們需要另一個可見、可依賴的形象。如此看來，以色列人早在製造金牛犢之前就已經開始偶像崇拜了，這也表明他們從沒有真正離開埃及。他們一直依賴著一個看得見的保證——梅瑟；並錯把梅瑟——天主的使者——當做天主本身²⁴。當梅瑟不見的時候，他們驚慌了，他們願意用自己的方式，用自己的雙手，去締造自己認為有保障的未來，而忘記了這未來只建基在對上主完全的信賴上。

猶太傳統認為西乃盟約和金牛事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。簡單來說，西乃代表忠信，而金牛事件代表背叛，但二者無法分割。Zornberg 指出，這兩個事件表面上看來相互矛盾，實則相互補充，甚至頗具寓意²⁵。西乃盟約是上主與以色列子民關係的開始；而金牛事件表明當以色列人的耐心受到挑戰時，他們不能保持對上主的承諾，幾乎斬斷與上主的關係。但如果我們細看對金牛事件的描述，以色列人並沒有完全拒絕天主，他們是在用偶像崇拜的方式敬拜上主，或更好說操控上主。

偶像崇拜有很微妙的層面。天主是掌控宇宙的唯一者，是整體，任何人或物都只是這整體的一部分（God is the whole, anything else is only a part），錯將部分當做整體就是偶像崇拜。天人關係的

²⁴ Terence E. Fretheim, *Exodus Interpretation* (Louisville: John Knox Press, 1991), p.279.

²⁵ Zornberg, *The Particulars of Rapture*, p.398.

表達或靈性生活自然需要一定的形式和禮儀，將形式看得比實質更重要同樣是偶像崇拜。上主要求的是全心信賴，而人總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操控未來，甚至上主，而獲得某種保證，這或許就是偶像崇拜的本質。然而人手所創造的保證常虛幻不實，只能暴露人的狹隘。但人好似都要經歷這樣曲折的過程，才慢慢學會信賴不可見的上主。

西乃與金牛兩事件就這樣交織演繹著。在聖經的敘述中，人對上主的忠信與反叛同樣不斷交叉出現。當南北分裂之後，雅洛貝罕出於政治目的造了兩個金牛犢，對人民說：「你們不需要再上耶路撒冷去了；以色列，這就是領你們由埃及地上來的天主！」（列上十二 28）其敘述與金牛事件如出一轍。以色列並沒有否認帶領他們離開埃及的是上主，但他們要用概念化的方式把無限的天主有限化。Fretheim 認為，以色列的歷史與整個人類的歷史平行²⁶。不僅以色列人如此，所有人都有這樣的傾向：用部分替代整體，用上主的使者替代上主本身，用自認為合理的方式去敬拜上主，不願意聽從上主的要求。人或許都需要經歷反叛，才從很多時候自認的忠信，逐步走向真正以上主為中心的忠信。

（二）梅瑟冷靜地堅持自己的中介身分

按照 Brueggemann 的看法，《出谷紀》描述金牛事件的卅二～卅四章組成一個模式，即罪惡（卅二章）、對話和談判（卅三

²⁶ 同上，282 頁。

章)、新盟約(卅四章)²⁷。以此模式,這些資料關注的不僅是以色列過去經歷的危機,同時也作出有持久意義的神學聲明:上主有意願、能力,並渴望修復和以色列之間已破碎的盟約。並且這樣一個新的開始,由於梅瑟的強烈堅持成為可能的。

百姓之所以需要一個金牛,是因為他們看不到那位領他們離開埃及國的梅瑟已經很久了(出卅二1)。上主對以色列拜金牛的反應是簡短的:首先,祂頗具諷刺意味地向梅瑟稱以色列為「你從埃及國領出來的百姓」(出卅二7,卅三1)。在以色列百姓心裡和上主口裡,是梅瑟帶領以色列離開了埃及。在百姓的昏愚中與上主的震怒下,梅瑟明瞭自己只不過是中介,他冷靜地向上主指出,以色列是「你用大力,用強硬的手臂,由埃及國領出來的百姓」(出卅二11)。此刻,梅瑟可能絲毫沒有顧及到自己。當上主說要消滅以色列人,使他成為一個大民族時,梅瑟考慮的完全是上主和以色列民族的利益。

第二,上主要消滅以色列,使梅瑟成為一個大民族。祂好像要改變計畫,但定要講給梅瑟聽:「你且由我向他們發怒,消滅他們;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」(出卅二9)。上主的話期待著梅瑟的某種回應,打開了對話的空間。梅瑟對上主的回應比較長,他第一次大膽地做以色列的轉禱者,把自己放在憤怒的上主前。他的回應分兩部分:第一,他提出兩個問題,試圖說服上主改變心意(出卅二11~12)。同時警告上主,以色列的毀滅

²⁷ Brueggemann, "The Book of Exodus", p.927.

將讓埃及人認為上主本來就是要毀滅以色列人。這些都直接損害著上主自己。第二，梅瑟用三個祈使詞讓上主改變計畫：息怒 (Turn from your anger)，撤銷要加於你百姓的災禍 (change your mind / be sorry of the evil you will do to your people)，紀念你的誓言 (and remember your promises)。真的，在梅瑟強烈的請求下，上主改變了心意 (the LORD changed his mind；出卅二 14)²⁸。

聖經沒有記述上主對梅瑟的要求有任何回應，就快速改變了心意，正說明祂本就沒有計畫要消滅以色列人。梅瑟聽到了上主的言下之意，努力挖掘上主潛意識內的寬恕與慈悲。

(三) 梅瑟願意挖掘上主潛意識內的寬恕與慈悲

猶太傳統從更深層的角度探索上主所說「你且由我」(出卅二 10) 的涵義。上主彷彿在尋求梅瑟的許可，實則是在削弱自己的決定。猶太解經學家 Rashi 把米德拉市的解釋具體地表達出來²⁹，他說：我們並沒有聽到梅瑟為以色列人民祈求，上主

²⁸ 上主改變心意這個短語，在希伯來中出現了五次：創六 6~7；出卅二 14；撒廿四 16；耶廿六 13、19。這些都是上主在計畫加於以色列人災禍時，改變了心意。

²⁹ Rashi (1040~1105) 的名字在希伯來文中由三個希伯來字母組成：resh、shin 和 yod，代表 Rabbi Solomon son of Isaac (拉比撒落滿，依撒格之子)。他是猶太歷史中最具盛名、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。他對聖經和巴比倫塔木德的注釋簡潔清晰，無論對資深學者還是初學者，都很有助益；他的著作在現代依然處於猶太研究的核心地位；參：Chaim Pearl, *Rashi* (New York: Grove Press, 1988)。

卻說「你且由我」。這裡，上主打開了一個開口，祂告訴梅瑟事態的發展將隨梅瑟的反應而定，如果梅瑟為他們祈求，上主就不會消滅他們。米德拉市繼續解讀說：當上主告訴梅瑟「我要使你成爲一個大民族」時，梅瑟在答覆時影射上主曾經給亞巴郎同樣的許諾（創十二2）。梅瑟對上主說：難道亞巴郎、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功績都不能阻止您的憤怒嗎？如果他們都不能，我的功績又怎麼會呢³⁰？

梅瑟在這裡藉著請求上主紀念三位聖祖，重新解讀上主給亞巴郎的最基本許諾：「我要使你成爲一個大民族」（創十二2）。米德拉市認爲，這正是上主爲梅瑟打開的出口。上主告訴梅瑟的是與過去斷絕關係，重新開始，但上主在尋求梅瑟的同意。這表面上聽來是希望梅瑟給祂自由，任由祂展示自己的憤怒，但上主實際上是在暗示：不要任由我，幫助我持守對亞巴郎的許諾³¹。

猶太傳統認爲這裡的梅瑟可以和諾厄做一比較。梅瑟拒絕爲了自己的成功（成爲一個大民族），而放棄關乎整個以色列的事業。他不能如同諾厄一般對上主表示服從，因爲那將意味著整個民族的毀滅。他寧可自己死去，也不願這樣的事發生³²。梅瑟沒有遵照上主的話語，卻挖掘上主「你且由我」的言下之意和祂更深層的潛意識內的慈悲「不要由我」。這種層面的敏銳，

³⁰ 參：Zornberg, *The Particulars of Rapture*, p.413.

³¹ 同上。

³² 同上，414~416頁。

需要一種無我的關注力，梅瑟正是因為擁有無我的胸懷，才會如此堅持。

梅瑟有向上主說「不」的能力，這也正是聖經中的哀怨傳統所表達的天人關係的核心。梅瑟不接受上主要毀滅以色列的計畫，也不想以自身替代以色列民族。他在人的罪惡與軟弱中選擇和人在一起，藉此讓上主的慈悲更淋漓盡致地彰顯出來。

三、梅瑟與犯罪的以色列人站在一起

在聖經的描述中，梅瑟花相當長的時間與上主面對面交談；然而，他對人卻「笨口結舌」(出四 10)，希伯來原文的意思是 heaviness of mouth and tongue，「口舌沉重」。梅瑟看似是一位跟上主在一起更自在的人。但當金牛事件發生後，以色列民族的存亡陷入危機，梅瑟成為上主與以色列之間的必要聯繫，用 Fritz 的說法，a vital link，他一定要帶領以色列人轉身回到上主那裡³³。梅瑟不僅為他們轉求，而且越來越深地表達他願意與以色列人民同甘苦、共命運的心志。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。

(一) 梅瑟摔碎約版

猶太傳統對梅瑟摔碎約版的解讀非常豐富，可能並非出於憤怒這麼單純。Zornberg 系統地分析了猶太傳統的思想³⁴：上

³³ 參：Fritz, *The Exodus Experience*, pp.136~137。

³⁴ 參：Zornberg, *The Particulars of Rapture*, pp.420~425。

主已經答應了梅瑟的祈求，撤銷了要加於百姓的災禍（出卅二 14）。然而，聖經敘述繼續不斷地圍繞著一個問題展開論述：以色列民族的轉型更新是可能的嗎？聖經敘述來回重複這個問題，很多時候相互矛盾：上主寬恕，祂不寬恕；祂不毀滅，祂毀滅；祂不會帶領以色列人走向許地，祂帶領；沒有人能看到祂的面容，下山的梅瑟臉皮發光，全以色列人都能看到，反映著梅瑟曾與上主面對面交談。以色列民族的轉型更新或許就要在這些多重張力中解讀。

儘管上主已經告訴梅瑟山下正在發生什麼，但當梅瑟下山，親眼聽到看到以色列全體圍著金牛吃喝玩樂（出卅二 6）、歌唱應和（出卅二 18）時，他不僅僅是被激怒了，他感到被孤立，甚至絕望。Zornberg 指出，金牛事件從山上或山下看是截然不同的。從山上看，拜金牛是浮躁的鬧劇或無能為力的悲劇；但從山下看，它是一齣喜劇，實實在在展現著秩序、活力和生命力³⁵。梅瑟看到的是一派歌舞昇平，以色列人或許又重新找回了之前在埃及的感覺。只有在這個時刻，梅瑟才感受到金牛對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大的威力。以色列人對金牛沒有絲毫的不適與羞恥感，他們反而感到狂喜。以色列人根本不想轉型更新，他們圍著金牛吃喝玩樂，很滿足。

梅瑟完全處在這樣的和諧與狂喜之外，正是因此，他感到孤獨甚至絕望。他不能做什麼，只有摔碎手中的約版。一個傳

³⁵ 同上，421 頁。

統的米德拉市解釋說，約版上的字都飛走了，所以石版一下子變得特別沉重，梅瑟沒辦法托住³⁶。西乃山上主的話尚未在以色列人民心中產生任何真正的影響，那些話就都不翼而飛。

Zornberg 認為，梅瑟摔碎約版表明他願意與犯罪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決心。梅瑟沒有選擇與人民分離，儘管他們帶給他的是孤獨絕望。山下的梅瑟深深感知自己的孤獨，他和以色列人民之間彷彿隔著無法跨越的鴻溝。以色列人民是如此依戀看得見的、摸得著的物品或形象。此時的梅瑟只能把手中的約版摔碎，不然以色列人民或許會把約版當成另一個偶像來朝拜³⁷。只有把約版摔碎，以色列民族的轉型更新才有可能。

梅瑟首先感受到自身矛盾的張力，他感到孤獨絕望，卻很可能更前所未有地決定與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。在這張力中，梅瑟成為更有決斷力的領路人。以色列人民是一群幾乎沒有更新潛力的民衆，但他們已蒙上主拯救；人民雖不堪，天人之間的無限差異卻更彰顯出上主的特質（出卅四 6-7），以色列人民的轉型更新正建基於此。

（二）梅瑟與亞郎的不同

在金牛事件的敘述中，亞郎一直是個被動的行動者。當百姓要求造一尊神像時，他就要百姓搜集金首飾；當他造完金牛犢，百姓認為這可被視為天主時，他就宣布第二日是上主的慶

³⁶ 同上，422~423 頁。

³⁷ 參：同上，423~425 頁。

節（出卅二 1~6）；當梅瑟質問他為什麼帶領百姓陷於重罪時，他首先聲明「這百姓傾向於惡（they are in evil/they are bent on evil）」（出卅二 22），這不同於上主和梅瑟所說的「一個執拗的百姓」。亞郎對人民的評判是完全負面的，「傾向於惡」或直譯為「在惡中」；而上主對百姓的形容是「執拗」，直譯為「脖子硬」，既能表達難於改變惡習，也可以指堅持自以為對的事。

亞郎之後表明自己別無選擇，梅瑟不在場，百姓又催迫，他只是把金子投在火中，「這牛犢便出來了」（Out came this calf! 出卅二 24）。在亞郎的描述中，牛犢的出現多少是奇妙的，並非刻意所為。他幾乎沒有真正參與這一事件，不覺得自己該承擔任何負面責任，對梅瑟的憤怒相當不解。Fretheim 描述說：「金牛事件完全是《創世紀》第三章的再現」³⁸。亞郎真心認為自己所做的情有可原，急切地要擺脫任何責任。

梅瑟明確向上主聲明，百姓犯了重罪，這詞是出卅二 30~31 的關鍵字，在希伯來文中的詞根是 *אָפַק*，原意是 “miss a mark / goal”，「錯失目標」。顯然，以色列人不懂他們的目標是上主。這裡，梅瑟完全和陷在重罪中的以色列人站在一起。他告訴上主，如果祂不赦免以色列的罪惡，他自己寧願從上主記錄的冊子上被抹去！梅瑟是大膽的、高尚的、有承擔力的。但上主會秉公判斷，即不會赦免以色列的罪罰，也不會從生命冊上抹去梅瑟。

³⁸ Fretheim, *Exodus*, p.297.

(三) 梅瑟最終完全與犯罪的以色列人民共命運

梅瑟在為以色列人民向上主轉求的過程中，越來越與人民的罪認同。Zornberg 指出，梅瑟在提及人民和拜金牛的罪惡時，所使用的人稱在悄然發生著變化³⁹。當梅瑟懲罰拜金牛者後上山為以色列人民贖罪時，聖經這樣描述：

梅瑟向百姓說：「你們犯了重罪，現在我要上到上主台前，也許我能為你們贖罪。」

梅瑟回到上主那裡說：「哎！這百姓犯了重罪，為自己製造了金神像。

現在求你赦免他們的罪，不然，就把我從你所記錄的冊子上抹去吧！」（出卅二 30~32）

這裡，梅瑟所用的人稱為「你們—我」、「你們犯了重罪—我要為你們贖罪」。之後，梅瑟進一步請求上主與人民同行，上主再次改變計畫，答應梅瑟的要求（比較出卅三 1~6 與 12~17 節）。自此，梅瑟已經領受了上主的「面容（出卅三 11）、恩寵（出卅三 12b）、安所（出卅三 14）」，但他還要堅持要看到上主的「榮耀」（出卅三 18）。「榮耀」一詞的希伯來原文是 כבוד，詞根的意思是「肝臟」，梅瑟請求更進一步瞭解上主的內在。上主的榮耀將從梅瑟面前經過，但上主將用手遮蓋他，他只能看到上主的背後，卻

³⁹ 參：Zornberg, *The Particulars of Rapture*, pp.436~437。

無法看見上主的面容⁴⁰。

《出谷紀》卅四章記述的是盟約的更新。上主要求梅瑟再鑿兩塊約版上山，上主乘雲降下，在他面前經過，呼喊出「上主慈悲的十三個屬性」(the thirteen attributes of God's mercy)⁴¹，這可說是上主在希伯來聖經中最重要的自我啓示。此時，梅瑟俯伏朝拜說：

⁴⁰ 這一段和出廿四 10~11 及卅三 11 構成很大的張力；以色列的長老們看見了天主，他們雖看見了天主，還能吃能喝。出卅三 11 也聲明上主同梅瑟面對面地談話，就如同人同朋友談話一樣。

⁴¹ 這十三個屬性如下：(1) & (2) YHWH, YHWH, 第一個是指人在犯罪前的上主，第二個指人在犯罪後的上主。無論在人犯罪前或後，上主都是慈悲的。(3) EĪ 神——統治宇宙的全能天主。(4) 慈悲 (merciful, *rahûm*) 詞根「子宮」——上主「子宮般的母愛」，只保護並給予營養，並不佔有或操控。(5) 寬仁 (gracious, *hannûn*)，也可譯為「恩寵、恩賜」：上主白白的給予，無條件的恩賜。(6) 緩於發怒 (slow to anger) 希伯來原文, 'erek 'apayim 的意思是「鼻子長」，上主的怒火有足夠的時間冷卻下來。(7) 富於慈愛 (abounding in steadfast love, *rab-ḥesed*)：上主對盟約的信實；(8) 誠信 / 忠誠 (faithfulness, 'emet)：這個詞常常和 *hesed* 在一起用，兩個可被視為同義詞。(9) 對萬代的人保持仁愛 (keeping steadfast love for the thousandth generation)。(10) (11) & (12) 寬赦過犯、罪行和罪過：「寬赦」(*nāṣā'*) 有「提起」之意，即將負擔提起、拿走。(13) 「決不豁免懲罰」(yet by no means clearing the guilty)；父親的過犯向子孫追討，直到三代四代：「追討」(*pāqad*) 有「訪問」的意思。在這個表達的最核心部分，是一種深層的、沒有表達出來，也沒有解決的矛盾：上主既寬恕，又不寬恕過犯。天主不能被嘲諷，恩寵也不是廉價的。上主的正義與仁愛無法分割，沒有正義基礎的愛只能流於不正義的一種形式；同時，正義本身亦不夠，只能作為基礎。

「吾主，若是我真在你眼中得寵，求吾主與我們同行；這百姓固然執拗，但求你寬免我們的過犯和罪惡，以我們為你的所有物。」（出卅四9）

這裡，梅瑟默默地說出「我們的過犯和罪惡」，他完全與犯罪的人民站在了一起。

四、梅瑟——上主忠實的反對者，真正的天人中介

（一）上主忠實的反對者梅瑟

梅瑟自始至終站在上主的對立面，用幾乎不可思議但頗具建樹性的方式為以色列民族創造了未來。以色列民族的轉型更新成為可能的。梅瑟持守了真正的天人中介——先知的使命，引用 Muff 的表達，做了「上主忠實的反對者」⁴²。梅瑟之所以能夠這樣做，首先是因為他想的是上主和百姓，他從沒有替自己打算，也從未為自己祈求。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壁立千仞，無欲則剛。他站在上主的角度替人民轉求：如果以色列被毀滅，受傷最深的是上主自己。他挖掘上主潛意識的慈悲，使上主不但寬赦了以色列的罪過，而且繼續與以色列前行。

第二，梅瑟並沒有在自己的被孤立與絕望中顧影自憐，他選擇在上主內尋求以色列得以轉型更新的可能性。他沒有譴責以色列人的健忘與不忠，也沒有哀歎自己所處的可憐境地，而是不斷提醒上主祂給聖祖們的許諾和祂要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

⁴² 原文為 "His Majesty's Loyal Opposition"；參：Zornberg, *The Particulars of Rapture*, pp.434-435。

及的初衷。梅瑟堅信任何危機都不足以使上主改變初衷，因為是祂主動進入以色列的悲慘命運，也是祂召選了梅瑟。梅瑟當初百般不情願，他也瞭解以色列的惰性，積習難改，現在他尚可義無反顧，上主更可以。梅瑟將關注點放在上主身上，讓他能夠在以色列陷入巨大危機時，為以色列描繪有希望的未來。

（二）梅瑟的臉皮發光

上主再次與以色列人民立約（出卅四 10），天人關係復入正軌。出卅四 29~35 描述梅瑟的面容發光。梅瑟曾到山上（出卅四 4），他現在下來了（出卅四 29）。上主與執拗的以色列訂立了新的盟約，不可能的成為可能的。現在，梅瑟再次回到以色列中間就有了相當的困難。他在和上主會面之後，已深深進入上主的生命中。他曾看到上主光榮的背面（卅三 22~23），他下山時閃光的面容就反映了上主令人敬畏的臨在。梅瑟，作為以色列和上主間的中介（出廿 18~21），要定期與上主交談（卅三 11），定期與以色列溝通，這兩個迥異的層面相當難以協調。這段經文用兩個詞來表達這兩個層面：梅瑟的面容「發光」，他在與上主和以色列交談之間用「手帕」把臉蒙住。

手帕一詞，希伯來原文 *masweh*，希伯來聖經中只在這裡出現，其含義和目的並不清楚。根據 Brueggemann 的解讀，若我們把這段放在《出谷紀》的大背景之下，可注意到兩個重點⁴³：

⁴³ Brueggemann, "The Book of Exodus", pp.953~954.

第一，上主的光榮，表現在純潔耀眼的光芒中，顯示的是上主在以色列中的臨在。出卅四 29~35 既回應了上主在西乃山和以色列訂立盟約時顯示的光榮（出廿四 15~18），又指向上主的光榮將臨於帳篷（出四十 34~38）。

第二，梅瑟堅持要看到上主的光榮，其他人只是被動地接受。上主的光榮威脅以色列，也使以色列生活。梅瑟成爲天地間以色列與上主交往的媒介。

結 論

本文以梅瑟生命中重要的天人經歷爲主軸，描述了梅瑟怎樣一步步深入上主的內在，挖掘上主的仁愛慈悲，帶領以色列轉身回到上主那裡。以色列與上主關係的更新，靠著梅瑟的堅持成爲可能的。梅瑟自始至終履行了天人中介的使命，是上主忠實的反對者。

梅瑟是希伯來聖經中轉禱者的典範，他胸懷博大，顧念的是上主與以色列雙方的福祉。他無私無我，因此可以義無反顧。他拒絕接受以色列被棄與上主的命運，無論以色列多麼不堪，因此他也是哀怨者的楷模，拒絕沉默地生活在痛苦被棄的狀態。

經歷了金牛事件危機的以色列人民，最終有上主的榮耀爲伴，以雲彩的形式白天停在帳棚上，遮蔽驕陽；黑夜是火雲，可照明取暖（出四十 34~38）。上主如此的陪伴，將持續在以色列的曠野旅途中。經歷危機的個人或團體，最終會感知上主的臨在與陪伴，強烈而愜意。